

漢書補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

仲

曰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遺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

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

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曰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適自知

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

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

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注先謙曰扶服卽匍匐曰老臣得託命

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

爲奉常都尉光祿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常當作車先謙曰官本作車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

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曰爲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王屬音

之欲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曰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

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上曰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

莽酖殺忽

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蓋主報言獨患光及莽則莽亦重臣也

莽字稚叔天水人見公卿表

光爲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師古曰財與攬同

白晳疏眉目美須頰

師古曰

也頰頰毛也音音先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視

之不失尺寸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郎長見百官表

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

師古曰

天下想聞其風采

師古曰殿中嘗

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補注先謙曰通鑑此句下

有欲收取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顏注正釋收璽之故若無四字則召郎語意不完下文郎不肯授無根顏注文義亦無所承

各本皆脫賴通鑑存之胡注續志符璽郎中二人

郎不肯授光

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

師古曰多猶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

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

人昭后

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僮仔

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

尚故云蓋主也補注先謙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

樂侯光時休沐出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樂輒入代光決事

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

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曰列侯尚公主者光

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呂是怨

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

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後元二年太僕

年公孫敬聲有罪下獄卽以桀代之也先謙曰官木考證云桀爲

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爲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

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皇后親安女光

迺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師古曰願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蘇

王曰自呂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

爲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

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

補注齊召南曰秦武

五子傳作旦聞之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

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正得其言光

賁燕刺王傳未及刊正耳先謙曰此正文見義齊說過泥

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孟康曰都試也肆習也師古曰謂總閱

試習也若今軍營云大操矣省言之則但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

曰都下文云都郎屬是也孟訓都爲試非承屬少府二事皆言其僭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

降還迺爲典屬國補注先謙曰實十九年而大將軍長史倣亡功

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倣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

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補注先謙曰胡注何光出沐不在

禁中桀欲自從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補注先謙曰胡注

禁中下其事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瀆曰近臣所止計

之室師古曰彫畫是也補注何焯曰畫室卽武帝畫周公負武王
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沈欽韓曰時蓋已移光祿勳禁
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被告劾者待罪之所周壽昌
曰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楊倣傳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
謂樂昌侯王武云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西閣畫古帝王
像故稱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
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讚文苑英華盧碩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
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諷誹木敢諫鼓譟多益知漢宮殿皆
有圖畫也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
殿也先謙曰下文光不敢入至殿前而不入也如何說則畫室乃
光私室固非沈說移光祿勳禁止此時

無詔書亦非桀等所敢出也周說是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

桀對曰呂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合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

呂知之師古曰合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

注先謙曰耳語詞郎羽林皆郎屬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補調校尉呂來

未能十日燕王何呂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

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搢表尙書

此時既有尙書則與中書謂者爲兩官明矣沈約宋志亦以爲兩官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

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師古曰遂猶竟也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臣輔朕身

師古曰屬委也音欲反其下亦同敢

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

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

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

補述先謙曰遂竟也言終委任之訖至也

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

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已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

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

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已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已其書視丞

相傲等

師古曰視讀也示傲卽揚傲也

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

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

賀補注何焯曰史樂成光所親信故賀首遺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

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曰問所親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補注周壽昌曰光爲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初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延年曰

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否作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曰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

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

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補注王念孫曰鄂亦驚也若以爲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

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愕驚也燕策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莫敢

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曰幼孤寄

將軍曰天下曰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諡常爲孝者曰長有天下補注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先謙曰添所字文不順宋說謬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

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補注宋祁

日受難改作處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曰承宗廟

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補注先謙曰胡注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

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補注先謙曰胡注晉灼云長樂宮有溫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

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補注先謙曰胡注晉灼云長樂宮有溫室殿黃圖溫室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

謂長樂固亦有温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爲未央之温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補注先

黃門屬少府黃門令見表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

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

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補注錢大昭曰侍中爲中朝官故稱

中臣朱一新曰臣當作常先謙曰云守王不須言侍守中臣二字史亦罕見据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則朱說是也

通鑑亦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誤作臣師古曰卒讀曰粹物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

故死也自裁自殺也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先謙曰胡頃之有

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注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頃之有

太后詔召王王問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如淳曰呂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呂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陸載陳列殿下師古曰陸載謂執羣臣曰次

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做師古曰揚敵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孫度

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

充師古曰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補注錢大昕曰即蔡義也儒林傳

義師古曰勝師古曰傳師古曰皆師古曰以師古曰誼師古曰為師古曰義師古曰義師古曰者師古曰宜師古曰也師古曰故師古曰字師古曰從師古曰宜師古曰籍師古曰傳師古曰贊師古曰董師古曰仲師古曰舒師古曰夏師古曰宜師古曰春師古曰侯師古曰

臣譚師古曰王師古曰訢師古曰子師古曰當師古曰塗師古曰侯師古曰臣師古曰聖師古曰姓師古曰魏師古曰也師古曰隨師古曰桃師古曰侯師古曰臣師古曰昌師古曰樂師古曰蒼師古曰梧師古曰王師古曰趙師古曰趙師古曰故師古曰

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師古曰胡師古曰人師古曰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師古曰延年師古曰太常臣昌師古曰侯師古曰蘇師古曰昌師古曰蒲師古曰

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師古曰延年師古曰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師古曰向師古曰父師古曰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師古曰史師古曰也師古曰廷師古曰

尉臣光師古曰李師古曰光師古曰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師古曰延壽師古曰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師古曰賢師古曰左馮師古曰

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師古曰廣明師古曰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師古曰德師古曰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師古曰姓師古曰典師古曰

屬國臣武師古曰武師古曰官師古曰以師古曰故師古曰二師古曰千師古曰石師古曰與師古曰定師古曰策師古曰此師古曰奏師古曰直師古曰稱師古曰典師古曰屬師古曰國師古曰宣師古曰紀師古曰封師古曰侯師古曰

亦師古曰然師古曰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師古曰廣漢師古曰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師古曰姓師古曰諸吏文師古曰

恐誤

肉若侍於尊者亦食之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子夏作傳時安知佛法所謂葷素之食顏不當以鄙俗習聞輕訾先儒經訓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別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蔬素食當十石注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然則居喪之禮亦不火食只以糲糗菜果為膳讀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說為解使

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補注先謙曰始至謁見立為皇

太子補注何焯曰先立為皇太子則無明世宗常私買雞豚已食

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掘前也

韋昭曰大行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

不封之得令凡人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引內昌邑從官騶

皆見言不重慎也

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

往也自往之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

從師古曰更互執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

中御府令高昌補注先謙曰百官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優師古曰

戲也倡樂人會下還上前殿如信曰下謂樞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也俳音排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

觀加信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費

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

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瓊說

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爲

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遠據此輦道牟首

便誤用之乎補注劉敞曰輦道擊仁之牟首也杜預疑子謂牟首

岑牟也岑牟蓋鼓角士曹卽彌衡爲鼓吏所著者錢大昭曰吳都

當作魏都注是張孟陽非劉淵林先謙曰言納祀泰壹及祀宗廟

之樂人由輦道至牟首爲樂耳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

牟首似孟說是泰壹見郊祀志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

太牢具祠閣室中如信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祀

已與從官飲師古曰啗食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

擬闕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竝在未央宮

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先召皇太后御

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補注蘇輿曰黃園有果馬廢述異記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魏志穢國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之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

后曰止

師古曰令且止讀奏

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

師古曰貴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王

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曰

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引新序曰昌邑王治側爲

繼之冠十枝以冠賜師友儒者後以冠冠奴與遂免冠歸之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虜是大王奴虜畜臣也又六

百八十二引新序曰龔遂諫云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

之而與賤人臣以爲不可先謙曰諸綬詳百官表者字當衍變易節上黃旄曰赤爲常賀今輒改之補注沈欽韓曰東京之世皆承

用黃旄不敢改至董卓始改赤見袁紹傳注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詔太官上

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

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太官趣

具無關食監

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

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

門內曰爲常

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獨夜設九賓温室

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賓之禮

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

補注沈欽韓曰未滿既葬

三十六日之制故未祠廟

爲璽書使使者持節曰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

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

受璽曰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日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

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曰過失使人

簿責勝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呂文簿具責之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

漢制度臣倣等數進諫不變更

師古曰更改也

日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倣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

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

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

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

假也此言假命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五辟矣實不幼少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籍作籍案本書籍籍通作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

師古曰五辟卽五刑也辟音頻亦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

孝

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

天下也

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

同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

補注先謙曰未見高廟而受命

不可已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謹宗正臣德太常

臣昌與太祝已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敝等昧死已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

下

師古曰引孝經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子道篇作四人家語三恕篇作七人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

天子迺卽持其手

師古曰卽就也

解脫其璽組奉上下殿出金

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

補注宋祁曰西疑作四曰愚慙不任漢先謙曰漢紀通鑑作西

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

補注何焯曰自送至邸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

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慎也不審其素行於置後之始此則不學爲之

光謝曰王行自絕

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

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呂政

師古曰言不謀政令

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

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

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陳景雲曰出死出獄

赴市也又見張敞趙廣漢傳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補注何焯曰誅其尤無誼

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已濫乎然觀其臨死之言則昌邑羣臣亦謀爲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發惑改圖

史家使人得諸言外耳

光坐庭中會丞相呂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

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

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

補注王念孫曰太宗當為大宗各本皆誤王先慎曰宣紀太作大不誤

擇

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

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

補注王先慎曰宣紀躬作操

慈仁愛人

可曰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曰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

補注王念孫曰御衣當為

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

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遣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先謙曰通鑑作御衣蓋承其譌脫

太僕曰軫獵車

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

師古曰解並在宣紀

靴音已而光奉止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

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守節秉誼曰安宗廟其曰河北東武陽

補注先謙曰河北河東縣在今解州

芮城縣東北一里東武陽東郡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

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

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

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補注齊

案范明友爲未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

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補注何焯曰光懲燕王上官

居中以自衛不思時勢遷變權重勢通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

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

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

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

分國邑三千戶已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

病祀補注先謙曰去病子嬗嗣封薨無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

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

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滄曰典賜金錢

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

縷要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

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

故亦稱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

梓宮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如滄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

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輿梓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

如氏以爲榿木名非也補注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

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爲是也且出漢儀注宜

以爲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爲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

宋祁曰小栢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爲梓木姚改以爲榿木沈欽

韓曰檀弓天子柏梓以端長六尺鄭云以端題湊也正義梓材並

皆從下累至上始爲題湊之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

爲櫛之題湊也喪大記注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轆轆木題湊象

櫛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輅不畫龍轆木題湊象櫛其

他亦如之此殯之題湊也皆天子之制先謙曰果何用木爲之疑

作果用何木樅木外臧梓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

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

葉松身師古曰彌雅及毛詩傳竝云樅木松葉植身拾木乃東園

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拾音工闕反字亦作栝置其

温明中以懸屍上大斂並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器

主作此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温明下有秘器二字而今本脫之

据服顏二注皆是釋秘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秘器

光薨賜乘輿秘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御覽禮儀部

三十二引此已脫秘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

作東園温明秘器漢紀同註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樞巨輶

輶文穎曰輶輶車如今喪輶車也孟康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

以輶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駕大廢白鹿駟為倖師古曰

輶輶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輶

者密閉輶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

去其一總為齋飾而合二名黃屋左纛在古曰解發材官輕車北

呼之耳倖副也音干內反黃屋左纛在古曰解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軍壘門內外續志中興省中置中壘校尉掌北

此知西京北軍亦止軍陳至茂陵曰送其葬補注沈欽韓曰寶字

五營五校即五營也軍陳至茂陵曰送其葬補注沈欽韓曰寶字

陵間今人耕田時得柏木如壘形謂之柏壘案傳云送至茂陵茂

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則光墓當亦在此蓋平陵之西

茂陵之東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

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呂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

思光功德下詔曰補注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

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有字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

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補注王先慎曰宣紀三公下有諸侯二字定萬世冊呂安

社稷補注先謙曰冊同策天下蒸庶咸曰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

讀曰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

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哀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

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

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

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時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

飾祠室輦閣迺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

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廣治第室作乘輿輦

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輦周禮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

其制有三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

余車股曰胡奴車周曰輦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執行

重車而大者也巾車連車組輦連讀為輦后居宮中從容所乘此

則以人執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魏獻

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恃輦而行及此傳乘輿輦皆以人

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輿輦重之輦異制制雖異而皆有輪之輦皆以

輦行者也至後世帝王游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輦為不

便乃前後皆以人輦之如今之輦無輪唐人謂之輦子亦曰輦王

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嬖好乘輦輿皆以輦四人舉加請

以行此西都賦乘茵步輦是也言步所以別於有輪之車加請

繡細馮黃金塗如淳曰茵亦茵馮也言步所以別於有輪之車加請

先謙曰官本注所謂作謂所是韋絮薦為茵馮也黃金塗輿輦也補注

也輿作於引宋祁曰於嬖改輿韋絮薦為茵馮也黃金塗輿輦也補注

行安不搖動也侍婢呂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初

著音張呂反

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

以婢代立素與馮股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

者子都之名補注周壽昌曰以情事推之疑東閼氏無子僅一女

爲上官安妻顯生子禹故光以爲後妻也

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觀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師古曰請音才姓反

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

頭奴上朝謁

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今鴻臚所收職名先謙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

日黃山見東方朔傳

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

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

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

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豈

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

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

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豈

聞女能復自救邪

師古曰問音居覓反

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

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

補注先謙曰

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曰謂

霍氏

師古曰告語也

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

師古曰自若舊言如故也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

補注何焯曰上下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

羣臣進見獨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

補注何焯曰上下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羣臣進見獨

往來

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

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

皇后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立字引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字

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

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

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補注錢大昭曰宣紀作女侍醫

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

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顯恐事敗卽具巨寶

語光光大驚

補注宋祁曰語疑作告

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

奏上因署衍勿論

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外戚傳同此文注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

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二注並出師古之手而判然不同

胡三省云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

奇說光薨後語稍泄補注宋祁曰稍下疑有漏字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

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

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

補注宋祁曰次字下當有女字數

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

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

府

補注錢大昭曰此少府是長信少府見本紀

更召禹爲大司馬冠小冠

補注先謙曰胡注大司馬

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

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

與光俱大司馬者

蘇林曰特但也補注宋祁曰使禹官名字剛又官字名下當添禹字先謙曰通鑑亦無爲字

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

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

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已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補注何焯曰禹先收其兵權

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

補注周壽昌曰此禹爲右將軍時之長史也大司馬無官

屬宣卽前太中大夫讓喪事者

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如淳曰縣官謂

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

師古曰外謂疏斥之

反任許史奪我印綬

補注

周壽昌曰右將軍金印紫綬禹拜右將軍至是罷職僅領大司馬虛銜

令人不省死

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也補注先

謙曰官本宣見禹恨望深

師古曰望怨也

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

古師

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

始元元年爲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杜延年傳左馮翊賈勝

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補注周壽昌曰仁字中孫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

補注朱一新曰竟當作使樂成意先謙曰官本作意是使樂成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百官

壽昌曰使疑史之誤表作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百官

呂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皆服虔曰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

似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之說甚迂亡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

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

轉史記范雎傳索隱亡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今迺遭命離于惡

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亡論衡問孔篇又

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

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呂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

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

變易大將軍時法令呂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

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補注朱一新曰爾雅窶貧也詩北門毛傳窶無禮也疏謂貧窶無可為禮

師古加而字義不晰

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

師古曰善音許吏反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

讎之

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

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

補注何焯

曰對或作封誤也後因上書屏不奏乃上封事耳先謙曰官本對作封通鑑作對

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

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

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

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使作下引宋鄭曰輒下添使字不

關尚書

補注何焯曰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後任宦豎矣成帝以後政出外家有太后為之內主故宦豎不得撓不然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

權宜之制偶然一用事過隨復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政

耳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

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讒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師占

取弊也音計爰反補注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言實告山雲禹山

先謙曰官本注計作許

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

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

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

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猝忽逝之貌也

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補注何焯曰褚先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續記云

張章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病霍氏第舍臥馬櫪開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

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

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曰言無處會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會相避當受禍也會

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

光諸女遇太后無禮

服虔曰光諸女自以爲上官太后爲姨母遇之無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以下爲作於是

馮子都數犯法上并曰爲讓

師古曰讓以

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

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

師古曰

知兒見

捕亟下捕之

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且作亟

第中鼠暴多與

人相觸曰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

師古曰鴟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

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鴟音羽駢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止作正引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正天子

第門自壞雲

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

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

宗廟羔菟鼈

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弃市師古曰羔菟鼈所以供祭也

可曰此罪也謀

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

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

召丞相平恩侯曰下使范明

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

左薨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

獻城西第入馬千匹師古曰會事發覺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補注先謙曰此言其株連之多通鑑

作數十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

陽侯雲謀爲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朕曰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

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

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神靈補注先

宗官本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誤

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曰語期

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

曰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

闕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補注先謙曰願

炎武云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頗不讎王念孫云晉說是也爾雅讎匹也廣雅等匹讎輩也與晉說讎等義一而已召詰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爲相享之後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調爲等不當讎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馬則與此訓封章爲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博成侯忠高昌侯暉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

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海上者逆道也

在人之右眾必害之

師古曰右上也

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

之而又行呂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

宜呂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

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

積薪

補注何焯曰突當爲窠式林反與突字突字異義玉篇所分甚明

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

其薪

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瀆于髡之告失火高誘注瀆于薪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焦

頭爛額爲上客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

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

燒炙者也行音胡浪反補餘各引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

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今論

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頰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

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

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

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

也上上迺賜福帛十疋補注王念孫曰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

通鑑作十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御覽居處後曰爲郎宣帝始立

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補注先謙曰胡注漢上內嚴憚之若

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

近焉

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

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

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師古曰萌謂始生也

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

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

戶

金日磾字翁叔

師古曰磾音丁奚反

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師古曰休音許

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

屠王祭天金人

補注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

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

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

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

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曰父不降見殺與母關氏弟

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

師古曰方

於宴游之時而召闕諸馬

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

日觀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

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

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

索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

補注宋祁曰
病疑作母

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

師古曰
題其畫

日磾

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

師古曰鄉
讀曰嚮

日磾子二人皆愛爲

帝弄兒常在旁側

補注王先慎曰旁卽側也二字
不當連文疑旁是帝形近而誤

弄兒或自後擁

上項

師古曰
擁掩也

日磾在前見而目之

師古曰目
視怒也

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

日磾頓首謝具言所目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

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

謂及於遂謀爲逆日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

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何羅亦覺日碑意曰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

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日碑小疾臥廬

師古曰殿中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

且上未起補注王念孫曰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

並作上臥未何羅亡何從外人師古曰無何日碑奏厠心動師古

向也日碑方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謙曰內房也坐殿房之戶下

向厠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謙曰內房也坐殿房之戶下

內以爲坐當作臥但上之臥內日碑何敢遽入且何羅見日碑在

臥內無反趨臥內欲入之理御覽未足據也如此文作臥內師古曰

見本亦作坐不作臥也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

中也古補字見日碑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也臥內

即臥室行觸寶瑟偃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詳見上

唱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並中日碑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

碑粹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粹胡若今相解卧輪之類也音灼曰胡頸也粹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

晉說是也粹音才乞反補注宋祁曰卧輪常改卧輪沈欽韓曰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先謙曰官本注乞作兀得

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碑自在左右目

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

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呂輔少主師古曰

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光讓日碑日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

漢於是遂爲光副補注齊召南曰案與霍光同傳故光呂女妻日

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曰討莽何羅功封日碑爲柘侯師古曰柘音丁故反

補注沈欽韓曰說文作麻云濟陰有麻縣明志兖州府城武縣南有廢柘縣日碑呂帝少不受封補注

日以帝少不受封安得來王忽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

自相貴之諉大將軍議不逮也師古曰諉音直六十一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

碑隊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呂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

曰敬侯曰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其臥起賞爲奉車

補注王念孫曰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

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

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爲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

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邠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

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

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莠上書去妻古師

日萌芽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宣

帝甘露四年秬侯金賞爲侍中太僕距霍氏之亡已十六年矣霍

氏有爭之始賞祇爲侍中未任太僕也王文彬曰賞去妻乃上亦

特筆不必與上爲太僕連文錢說過泥先謙曰官本芽作身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

封建孫當爲秬侯奉曰碑後初曰碑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

門郎早卒曰碑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

顯封侯

安上

補注先謙曰官本並與上連文

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

發舉楚王延壽反謀

師古曰與讓曰讓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

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

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闔也

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

哭今明

補注錢大昭曰哭今當作明岑南監本開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不誤

皆爲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卽位爲騎都尉

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曰世

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

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

與車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此云奉車水衡都尉

至衛尉曰敞以成

常是先後任此兩職不重言都尉者省文也

帝河平四年由侍中奉車都尉爲水衡次年陽朔元年爲衛尉見公卿表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

憚之唯上亦難焉

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補注先謙曰唯與雖同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

難之也顏訓誤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曰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

耶使主客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表大鴻臚詔無耶字引宋祁曰拜爲下當添耶字錢大昕云百官

尉舍李奇曰鞞錄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敝病拜子爲侍中以此車

孫今遺涉歸以皇孫車載之龍之也晉灼曰漢注錄車名皇孫車

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續志皇

孫錄車如云幸錄車不成文義須臾卒補注先謙曰據表

先謙曰官本病下有困字是倣卒於陽朔四年倣三子

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

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哀帝卽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

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

奴下應有拜字各本俱越騎校尉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關

脫惟凌本有宜從之內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補注先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

太子門大夫

補注先謙曰門大夫亦太子太傅少傅屬官

哀帝卽位爲太中大夫給事

中欽從父弟遷爲尙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

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補注王文彬曰欽使疑當作使欽

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

平帝卽位徵爲大司徒司直

補注周壽昌曰一本作大司馬案哀帝時更丞相爲大司徒丞相有司直

大司馬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長史不闕有司直也先謙曰官本作大司馬京兆尹帝年幼選置

師友大司徒孔光目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目家世忠

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

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

如高曰宗伯姓補注先謙曰鳳字君房見表入

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欲目內

屬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

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稭侯當俱封初當

曾祖父日碑傳子節侯賞

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失載賞諡而欽祖父安上傳子

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葬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卽葬母功顯君

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

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

南為太夫人特莽姨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名下無也字

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

碑功亡有賞語當名為曰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

晉灼曰當是賞

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

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

如清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庭上繼大宗不得順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送葬其祖父以續日碑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

賞祭事師古曰贊說是也補時甄邯在旁庭叱欽
師古曰於朝注先謙曰官本祖父作父祖時甄邯在旁庭叱欽
師古曰於朝

劾奏曰欽幸得曰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

師古音直知聖朝曰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

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服厥辜太皇

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誅日艾父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

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曰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

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

成爲君持大宗重

補注先謙曰官本後作從引宋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

則禮所謂尊祖故

敬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卽數揚言殿省

中教當云云

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

當卽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

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

補注宋祁曰原惑當作疑惑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稔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皆曰欽宜已時卽罪

師古曰卽就也

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

邯鄲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

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已明爲人後之誼益

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已結髮內侍起於階闈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

師古曰形

也見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

師古曰仆

頓也音起因權制敵已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

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已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

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

過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已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港讀曰沈死財三年

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纒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補注何焯

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畧舉於贊中以傳疑亦

兼以爲徵戒云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

曰篤敬廕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曰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

二里先謙曰上邽今秦州西南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今音零補注先謙曰始爲騎

士呂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西河是也昭帝

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爲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

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補注王鳴盛曰東方朔

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

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

中何以無上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續志羽林郎三

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

郡良家補之漢陽即天水後漢永平中更名先謙曰官本注在補

羽林下武帝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

上有自字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

武帝時已假司馬從貳師將軍

擊匈奴

補注齊召南曰案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卽此役

大爲

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適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

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

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卽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覲一本

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

武都氏人反

師古曰氏音丁奚反

充國曰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

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

軍爲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案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

明友爲度遠將軍亦充國爲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爲水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

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周大司馬昭帝時霍遷中郎將將先爲大司馬大將軍故此稱大有軍護軍都尉也

屯上谷

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

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

文

曰匈奴王也 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

少府補注劉敞曰案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

無幾也先謙曰少府不詞劉說非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

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傳封

先謙曰虛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

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

之而充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

總統領之日行音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郊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

下更反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自補注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

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

下文可見齊召南曰案顏注是劉說非也胡三省云羌依南山渡

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

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

洛冲克克河在西甯府邊外西北青海源出焉爾藏嶺入西甯西

川邊內是爲西南河先謙曰漢得昆邪休屠王地開河西武威張
掖酒泉敦煌四郡羌與匈奴隔遠不得復通因湟水旁地肥美故
斥逐羌人不使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已聞充國劾安國奉使
渡湟水北也

不敬

補注先謙曰以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師古曰旁

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補注宋祁曰冒作莫報反周
壽昌曰前先輩所云雖經安國奏爲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
羌人乃緣前言抵法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
冒禁而渡故云抵冒

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

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選相
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

質者自相親結
欲入漢爲寇也

上聞之曰問充國對曰羌人所言易制者言其種

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

約攻令居

師古曰合約
共爲要契也

與漢相距五六年適定

補注先謙曰胡注
元鼎五年西羌反

攻安故袍罕次年卽平至是五十一

至征和五年

補注王先慎曰
五當爲三貳師

年案與充國所言不甚合疑別一事

將軍降匈奴在征和三年見武紀李廣利傳匈奴傳貳師降匈奴
歲餘衛律害其寵收貳師屠以嗣玩匈奴告諸羌語當在初降時
不得在貳師死後且征和無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五年五爲三禍尤其明證

師古曰前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

師古曰氏音支

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

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

擊居之曰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注

先謙曰胡注謂本始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補注先謙

五年為烏孫所破補注錢大昕曰設呂子女貂裘欲沮解

之師古曰設謂聞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其計不合補注

之散之沮音才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問作問是其計不合先謙

匈奴合謀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

入窮水塞補注沈欽韓曰沙陰即流沙地袁宇記居延海在甘州

長阮長城之窟袁宇記故長城漢書謂之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

北窮水塞亦在張掖縣北淮南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注窮石山

名在張掖北塞水也師古曰張掖縣在漢郡張掖郡案入此塞

即罕开所居師古曰罕开水也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

是南抵屬國補注沈欽韓曰此當為張掖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

也師古曰未然後

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

欲擊鄯善敦煌呂絕

漢道

師古曰鄯音善

充國曰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

補注沈欽韓曰一義志古

陽關在安西廳沙州衛西南

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

迺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象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諸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氏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益呂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

驛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开爲井字之訛也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謂日不示語

之也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

已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

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補注先謙曰兩府丞相御史大夫府

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曰尤桀黠皆斬之

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

縱兵擊其種人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師古曰恐

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爵之恩讀曰爵補注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

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王念孫曰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怒字之誤也怒無所信獨謂怒怒漢史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清羌怒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五威將帥出改句叮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遂劫略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曰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

至浩疊師古曰浩音誥疊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先謙曰胡注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疊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

湟水杜佑云漢浩疊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爲虜所擊失亡車重

兵器甚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呂問是歲神爵元年春也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

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

曰度計也音大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師古曰險遙也

各反其下亦同師古曰險遙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

略俱奏上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然羌戎小

置唐蘭鄯廓地先謙案在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旨屬老臣勿爲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爲虜所遮

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補注先謙曰胡注立營陳

則虜不得犯諸軍可以繼渡會明畢遂曰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

虜呂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墜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文類

曰金城有三陘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附而夾水曰陘四望者陘名也陘音秩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鄆州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

其陽一名湟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甯衛東南有峽石山亦曰湟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峽夜引兵上至落

都服虔曰山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括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雜都谷沈欽韓曰鄆樂都南涼禿髮得

橋所居因此名一統志故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

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曰

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

金城西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

失載治所後書西羌傳和帝時曹鳳爲

日饗軍士師古曰

明志西帝衛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日饗軍士師古曰

之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國

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

騎爲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

注劉奉世曰並猶具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煩曲解

下文分兵並出又當爲且邪蘇與曰顏注俱本作且劉注具本作

俱下居民得並田作注可證此並誤

卬曰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

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

疏胥字義並通先謙曰八校尉中壘通轉道津渡補注宋祜曰初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

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畱雕庫爲質

補注先謙曰都尉充國

曰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

日言勿相和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古師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

小千錢又曰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曰威信招降罕

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迺擊之師古曰微要也要其極極者

通鑑作徵其疲劇乃取之吳王濞傳欲以全制其極史記作以全勝制其疲極是以極爲倦極班書義固有之時上已發

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者三河潁川沛郡淮

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

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

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虻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

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

能冬師古曰能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皆多虜瘦可益

馬食已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

補注齊召南曰案鮮水即西海一名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仙海鹽池者

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爲擊

平之羌乃去

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木書王莽傳羌豪轅鮮水

海允谷鹽池地爲西海郡

虜已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

補注先謙曰即

雖不能盡誅竄奪其畜產虜其妻子

師古曰讀曰但

復引兵還冬復擊

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師古曰仍頻也

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已下

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已爲武賢欲輕引萬騎

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

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

已一馬自佗負三

十日食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

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

裝兵器難已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師古曰商計度也補注宋

祗日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

逐水少入山林

師古曰少古草字

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

守後阨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

師古曰復音扶

目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復報也

而武賢曰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

至計也

師古曰始僅也

又武威縣張掖曰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

師古曰日

勒張掖之縣

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曰絕

西域

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

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

師古

日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

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

零之誅曰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

循和輯

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拊作拊通鑑作拊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曰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

師古曰負恃也

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

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

師古曰卽就也

賜璽書

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

師古曰讓責也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

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

師古曰徒其妻子令遠居

而身來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補注先謙曰言羌獲麥後將如此邊兵少民

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呂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

其費補注先謙曰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官本直錢作錢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日畜食畜之所食卽謂

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日畜食畜之所食卽謂

士寒手足皸瘃文類曰皸瘃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補注王念孫曰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

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

寒手足皸瘃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補注劉奉

數而勝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補注劉奉

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古勝小敵

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

長且苟紀亦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

苟安人人皆欲爲之與劉說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

兵四千人

服虔曰婁音見羌名也蘇林曰婁音見遮反師古曰亡蘇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爲侯奉世卽馮奉世亡

慮萬二千人

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

齋三十日食呂七月二十二日擊

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

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

東方北方兵並來

補注朱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仗飛射士步兵二校益

將軍兵

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校下有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卬將入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先謙曰王校

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二

校者言步兵中之二校耳若今言二營矣步兵止一校尉無二校

尉校下增尉字則不可通下文言步兵九校同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補注先謙曰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太

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

深吉淺凶坤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

補注王文彬曰言無往不利

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呂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呂安國家古

曰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 國守以取安利也補注先謙曰注國當爲國官本不誤 迺上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曰即義渠安

國先謙曰言安 擇羌人可使使罕補注先謙曰擇 論告呂大軍當

至漢不誅罕呂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

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象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 將騎四千及

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依阻山 罕羌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 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

有餘曹操注吾所以守者力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

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

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

爲人所引也補注蘇與曰見虛實篇兵馬練戰士曰須其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飭上有宜字坐得致

敵之術曰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曰守而發之

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補注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先謙

曰通鑑注引作廢也臣愚曰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

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曰爲其計常

欲先赴罕开之急曰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

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

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音也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

增反繇與由同補注先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

漢紀作一二歲

上卿爲死候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

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

又其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下計作利曰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補注此欽韓曰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

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

續七日則案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驛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解弛放也望見大軍棄

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逐致死師古曰逐利宜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

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

不擊我矣棄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作復還引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

充國曰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

論種人護軍曰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

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

非爲公家忠計也

師古曰爲語音于僞反

未卒璽書報令靡忘已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

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

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

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

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

師古曰朕甚憂

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已

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

補注先謙曰詔充國止養病

獨遣破羌強

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

兵出破軍殺將已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補注

先謙曰言出兵利病小不必遂傾危國家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

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何國家之安

補注先謙曰漢紀安上有能字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

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

更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

穀斛八錢補注周壽昌曰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每斛八錢是邊地也皆當宣帝時豐饒屢歲吾謂耿

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羅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

制敵補注先謙曰耿中丞請羅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

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補注沈欽韓曰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謀也不得已而用兵釋罕開誅先零所謂

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堅持釋罕誅零之議後策不行邊儲空虛故堅持屯田之議羌人故敢為逆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補注先謙曰官本差下之作以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

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

曰言儻如此則吾固已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

所憂不獨在羌聞兵者所已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

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

工旱反補述沈欽韓曰孫子作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

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已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已為擊

之不便補注先謙曰官本也故作故計度臨羌東至浩疊師古曰

各反補注先謙曰臨羌金城羌虜故田補注宋祁曰故田姚剛故

縣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字先謙曰通鑑有故字羌

舊所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已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補注

昌曰金城郡為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

亭已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足

徵壞敗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

不少

兵畱弛刑應募

補注何焯曰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如能使絕域之比不在尋常調發之數

及淮陽汝

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

渠

師古曰漕下曰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治湟陔曰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

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

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

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

爲田者遊兵

補注先謙曰以衛屯田者

曰充入金城郡益

積蓄省大費

師古曰蓄積曰蓄補注先謙曰蓄當爲蓄官本不誤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

足支萬人一歲食

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爲令使也言務積蓄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令可至鮮水左

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志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

正作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

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曰全取

勝是曰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曰

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整令敵不能勝變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樹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

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

也班還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制曰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

可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

十輩如清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

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卽羌賊耳無豫於胡也補注

疑作五十七注宋祁曰七十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補注王文彬曰不臣謹條

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校吏士萬人畱屯

曰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墜

師古曰墜古地字

貧破其眾

補注錢大昭曰貧漢紀作分案說文貧財分少也則貧亦有分意先謙曰

通鑑作貧仍

以貧字爲是 已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

三也

師古曰並且也韻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周壽昌曰言民田與屯田同時並作兩

不相妨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

師古曰皮音大各反

罷騎兵已省大費

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

補注先謙曰胡注縣西北卽塞外

已

羌虜

師古曰亦示字

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已閒暇時下所伐材

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先謙曰通鑑下下有先字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

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痍

之患

師古曰離遺也墮謂因寒疾而墮指者也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

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

師古曰閒謂軍

之閒諒者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

使生它變之

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已制西域信威千里

師古曰信讀曰

仲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記王言篇明主

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祗席之上還師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已戒不虞十二也

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

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探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

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已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

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已大小开有

此言也補注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卽元康五年未改神

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卽是今無事但

羌人不能追言爾先謙曰亡與母同言得毋效前事否漢紀作得

無不分別人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

而并擊我耶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言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分餘不過七八千人

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作今是通鑑同

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開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

之賞臣愚曰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

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孰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樓曰望敵也音才消

反校聯不絕

如濬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

之政大廢成校益用騶掖開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閑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便兵

弩飭關具

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

燹火幸逆執及并力

補注先謙曰漢紀作烽火相連

勢足并力

曰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曰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

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

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是臣之愚計所已度虜且必瓦

解其處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

民其原未可卒禁

師古曰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補注沈欽韓曰六韜

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曰刃之前者非良將也

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

滅先零重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師古曰重讀曰但

卽今同是

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

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

撤師古曰罷讀曰疾

貶重而自損

補注先謙曰貶重胡注謂貶中國之威重

非所已視蠻夷也

師古曰覲讀曰示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

發也

補注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先謙曰通鑑從別本有更字

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

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已澹一隅

師古曰澹古曠字曠給也

臣愚

言爲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論已明詔宜

皆鄉風

師古曰諱曉告之鄉讀曰街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已故出兵

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

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宣帝以罕開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開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臣竊足以疑故出兵先謙曰官本效作校引宋祁曰校當作效

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媿得避嫌之便

師古曰媿苟且也媿亦嫌字補注錢大昭曰坊記云貴不嫌於上鄭注媿或爲

嫌說文嫌疑也是嫌古嫌字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

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

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孰計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是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

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補注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盡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師古曰任保也

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

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

兵事自愛上曰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

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

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充國

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

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

過四千人

補注先謙曰胡注定計以定數計算也

羌靡忘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實也自以爲得

責言必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能得之

日浩星姓曰眾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已破

賜名也

破虜

宋郡曰然有識者已爲虜緘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

復作坐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

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曰欺明主哉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一時用兵

之事當以實敷奏豈可以自矜伐爲嫌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曰餘命豈

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卒曰其意

對師古曰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

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共斬先零大豪猶

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

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王文彬曰宣紀作斬首惡大

豪楊玉首非首是與傳異者楊玉列首非上耳劉單主楊玉而獻

疑不知所謂王先慎曰首猶二字古通用史記擣里子傳仇翁戰

國策作仇由高注云或作仇首於蘇爲呂覽權動篇作去蘇於蘇

離高注或作仇首此首猶通用之證顏疑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

紀作首誤失考先謙曰通鑑考異從傳

靡忘皆帥煎鞏黃抵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

眾王離畱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

補注李慈銘曰爲侯者帥眾侯爲君者帥眾君承上省言

同之下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曰

處降羌

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段頤言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地始服終叛至今爲孽以地理志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

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

北謂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者羌爲患不自虜國始也建武中馬

援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徙羌三輔於是始

燧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爲非而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爲

充國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補注

宋祁曰小弟湯湯浙本作陽先謙曰胡注丞相御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爲五府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不可典蠻夷昭曰使酒應劭以爲酌酒是也季布使酒難近灌夫

爲人剛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

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曰卽酌

文無酌字微子篇云我用沈酌於酒釋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文云以酒爲酌曰酌先謙曰前師古誤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開宴卬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當不快上如漚曰所爲上欲誅之印家將軍

曰爲安世本持橐管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管筆從備願

底曰囊無底曰橐管筆者插筆於首橐音丁各反又音託補注沈

欽韓曰晏子外篇攬札摻筆給事宮殿中晉與服志筆者白筆也

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管筆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

侍位者乃管筆之手版卽古笏矣手版頭有白筆又八座尙書荷紫

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玄膝

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莎周壽昌曰案契卽挈挈囊言可挈之以

行也梁書劉杳傳杳尙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

所出杳荅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管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

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管筆以備顧問今無韋昭注而張安世傳

亦無此言此杳一時誤記耳先謙曰官本無橐事孝武帝數十年

音八字引宋祁曰橐音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

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

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補注先謙曰胡注以破上書告印泄

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漚曰方見

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下吏自殺充國乞骸

中也補注先謙曰既泄省中語又坐此罪

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

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於神爵二年書後將軍充國不

言何年罷免據此傳似卽是神爵二年事而常惠傳言甘露中後將軍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則充國雖以病免宣帝猶以

將軍待之終充國之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身虛將軍位不置也

師古曰與讀曰孫補注朱祁曰庭改作廷周壽昌曰庭廷古通用說見前

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尙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

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

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

平侯師古曰伋音汲補注錢大昕曰恩澤侯表失載此事初充國曰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

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

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卽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

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合韻音眞既臨其域諭曰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

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并於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料敵制勝

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

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

先謙曰官本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在漢中興充國作

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

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

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自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

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卽翁字也歙侯烏孫官名補注宋祁曰

相接据匈奴傳康居亦有翁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歙

當有交戰事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

顏注似誤

書國還爲謁者尙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

補廷錢大昭曰百官表邊郡有長史

掌兵

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

文明衍軍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軍

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爲車將也齊召南曰案以文義推之徹後說尤長張掖太守卽知非車騎將軍矣軍字顯是衍文又案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此文應云遷郎中騎將又誤衍一車字耳沈欽韓曰秦文衍軍字蓋辛慶忌爲長史已六百石又舉茂材爲車騎將秩千石也下

朝廷多重之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庭作廷轉爲校

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

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

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

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質行正

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

師古曰任堪也

父破羌將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酒

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大守復徵爲光

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

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補注宋祁曰注不寐下當添也字衛青在位淮南寢謀

先謙曰顯炎武云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也故賢人立朝折衝

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卽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

衝折之衽席之上說苑尊賢篇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

不豫設則亡已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已先

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

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

柔而能沈毅也尙書咎繇誓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

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已兵革久寢

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

至而豫禦也注曰散曰所災慶忌宜在爪牙官曰備不虞師古

度也言有寇難其後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

將軍補注先謙曰慶忌直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

好與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補注王文彬曰言獨與爲國虎臣遭

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

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補注錢大昭曰

郎將遷見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

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

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

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

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

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

讀如本字亦讀曰况

補注錢大昭曰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

呂覽事見莽傳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

西辛與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

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爲

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補注宋祁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

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時字王翳

頻陽人漢興郿到王國甘延壽師古曰國爲強弩將軍見欽文志

頻陽馮翔縣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

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

武賢慶忌補注先謙曰義渠北地縣今慶陽府鹽州西北成紀天

水縣今秦州秦安縣北三十里杜陵京北縣今西安咸皆曰勇

襄武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南狄道今蘭州府狄道縣治

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終

漢書六十九